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00
19 March 1985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第三百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1985

年3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点

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 A . R .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委内瑞拉)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H · 拉贝希先生

阿根廷

J · C · 卡拉萨莱斯先生

R · 加西亚 · 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女士

比利时

M · 德帕斯先生

P H · 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 · 索萨 · 埃 · 席尔瓦先生

S · 德 · 克罗斯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夫先生

V · 鲍日洛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R · 德扬诺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

吴拉敏

加拿大

J · A · 比斯利先生

A · 德斯普雷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刘钟仁先生

石继成先生

石锦坤先生

林 成先生

叶如安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C · 莱丘加 · 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A · 齐马先生

埃 及

S · 阿法拉尔吉先生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F · 德拉戈尔斯先生

H · 雷尼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热斯贝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L · 米勒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W · 克鲁茨施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F · 埃尔伯先生

W — E · 冯 · 登 · 哈根先生

M · 格德茨先生

匈牙利

D · 梅斯泰先生

F · 加伊达先生

印度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N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H · 马塔拉姆先生

R · 坦齐尔夫人

R · I · 耶尼厄先生

I · 达马尼克先生

A · H · 阿克巴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 K · 卡米亚布先生

F · S · 锡尔詹尼先生

意大利

M · 阿莱希先生

F · 皮阿杰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出席者名单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川喜田暉雄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石栗勉先生
秋山一郎先生

肯尼亚

P. N.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S.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L. 巴雅特先生
S -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A. 斯卡利先生

荷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J. 阿克尔曼先生
A. J. J. 乌姆斯博士

尼日利亚

C. V.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出席者名单

秘 鲁P · 坎诺克先生[^]波 兰

S ·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T · 梅列斯卡努先生

A ·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L — E · 温伦先生

E · 博妮尔夫人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L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 P ·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G · V ·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A · M · 什马托夫先生

A · 戈尔吉拉茨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D · M · 香农先生

出席者名单

联合王国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H . W . 戴维森先生

D . 多恩先生

B . 莫顿先生

D . 斯蒂芬斯先生

R . 斯科特先生

P . 科登先生

K . 怀特先生

R . 高夫先生

J . 蒂尔尼先生

委内瑞拉

A . R .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O . 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马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伊斯拉耶利安)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00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

按照工作计划，今天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3，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今天申请发言的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加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根廷、美利坚合众国及波兰的代表。

现在请发言名单上第一位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关于谈判会议开始讨论防止核战争问题，苏联代表团愿发表一些看法。我们完全同意有些人的见解，他们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条款，认为防止核战争是今天的首要任务。

但是，今天我们不打算深入谈核战争将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问题。因为我们懂得，即使反对制订具体防止核战争措施的那些人们今天也认识到——至少在言语上——这种战争无胜利者可谈，被击败的将是全人类，他们将在地球上全部绝迹。我们关于这个议题的立场，在苏联各领导人的多次发言中，在我们的文件，包括1985年2月12日就39/148 P决议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以及在联大历届会议和本会议的发言中都已反复阐明过。这种立场集中反映在由我们倡议的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防止核灾难和谴责核战争的宣言中。

我们已经多次表示过我们的观点，即美国积累核军备与改进核军备质量的新方案，放宽部署核军备的地域上的限制以及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转移使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急剧增长。

我们深信，如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S·戈尔巴乔夫最近强调的那样：“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敌对力量之间达成一项协议，立即在地球上停止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并不允许在太空进行这种竞赛。这是一项基于诚实、和平等的协议，一项没有任何企图要在战略上挫败对方、要在其中强加自己一方条件的协议，一项有助于所有人向理想目标——彻底销毁和永远禁止

(伊斯拉耶利安)

核武器、向着彻底消除核战争威胁前进的协议”。

今天我们的发言想专门分析一下裁军谈判会议在防止核战争问题上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尤其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裁军谈判多边机构的威望。有少数几个国家已经不是第一次用牵强附会的借口阻挠谈判会议作为多边谈判机构对这一十分重要的和当前世界政治中最高度优先的问题担负责任。我们坚决反对并谴责这些国家的立场。

那些反对为防止核战争制订具体措施的人们提出了些什么论据呢？

首先我们听到他们把谈判防止战争问题的时机说成尚未成熟。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论断，因为这种论断与人类要求得到拯救免受核灾难的渴望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奉劝持有这种观点的先生们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向街道上望一望，那里世界各国的数百万、数亿人民在呼吁，在要求采取防止战争的措施。我们奉劝那些先生们看一看各种社会的、科学的和其他组织给我们谈判会议和他们各自政府的请愿书和呼吁书。那些反对为防止核战争制定具体措施的人们根本违背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我们愿直言不讳、公开地申明这一点。

我们还听到他们把裁军谈判会议说成不是审查此问题的合适的场所。对此我们也决不能同意。苏美就核军备及太空军备的一揽子问题进行谈判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可能对此怎么也不会过高估计这种说法是合乎情理的。苏联政府已反复强调它极为重视那些谈判。

但是，不能不看到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是普遍性问题。我们并不认为有些国家是^人经选定可以就该问题进行谈判的，而有些国家——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则不能参加谈判。

核战争威胁着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各个国家的存亡；因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都能够而且应该想办法防止核战争，并为这一任务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方面，我想请那些反对我们的谈判会议审查防止核战争问题的先生们把在他们看来可以让更多的国家为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做出贡献的机构、名称和地址告诉我们。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团都由其政府授权，现在——不是在不定期的将来在这里，在此机构中参加旨在防止核战争的谈判。这些代表团负有它们各自国家的人民——构成人类压倒多数的人民所赋予的任务。那么，那少数几个国家凭什么阻挠

(伊斯拉耶利安)

为这个问题制订具体措施呢？

第三，在会议上经常听到一种论断，说什么没有谈判的基础，没有有关此议题的提案。这些论断离真理之遥远犹如天地之隔。为了得出相反的结论，了解一下谈判会议的文件就够了。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文件CD/355和CD/484号就列举了代表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联盟之一的，同时也代表全球领土和人口重要部分的许多国家提议进行谈判的具体——我再说一遍，具体——措施。

一些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也提出了具体的提案(CD/341)。1984年5月五大洲六国首脑的呼吁(CD/502)和1985年1月28日还是这些国家发表的《新德里宣言》所提到的措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步骤。最后一点，一些西方国家代表团还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提案：我指的是比利时的文件(CD/380)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文件(CD/357)。

我尤其要指出的是比利时的文件载有——我引用原话——“可以成为这一方面谈判议题的单子——纯粹用以说明，并非详尽的单子”和一项提案，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其有待决定的范围内，负责为这些问题拟订一项或数项国际协定进行必要的工作。”然而，正是这个西方国家集团——真的，是在不很和谐的合唱中——不仅反对谈判甚至反对设立有关这一问题的赋与任何职权范围的特殊的附属机构。

某些西方国家代表团说，他们不能接受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的提案，因此，没有什么可谈的。我还要说，同样对我们说来，西方国家提出的许多想法和提案看来也是不起作用和不恰当的。

但是，我们现在既不愿探究东方的也不愿探究西方的提案的实质。我们知道东西方的提案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现在我想问，反对防止核战争的附属机构进行实际工作的西方代表团们：从他们悠久的外交史上，能提出哪些谈判是属于谈判各方一开始就提出相同或一致观点的？如果有这些情况，也许就不必举行谈判了，也只是就相同观点的问题签署罢了。

他们还说，为了开始谈判，必需就他们的议题达成协议。但我们认为此类协议早已有了，那就是一致同意在谈判会议——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议程中列入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宜”这一项目，这确实就是谈判的议题：这就是

(伊斯拉耶利安)

为了不让发动核战争，特别需要做的事情。无需为开始谈判提出更具体的说明了；一切余下的问题，包括有利于防止核战争的各种具体措施的协调和说明，都能在共同努力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在谈判的过程中得到圆满解决。成立谈判会议的目的本身就在于比较不同的态度与不同的观点、就这些观点进行谈判，努力缩小观点上存在的分歧以及制订出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协议。那么西方国家代表团为什么要对经许多世纪证明是正确的外交惯例这种正常的进程设下障碍呢？

去年一个代表团谈到就这一项目进行实际工作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工作将会有不适当的“争论”，就我们来看，这种说法是武断的，那些为开始进行这种实际工作设置障碍的人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没有道理的。相反，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将为认真、周密地讨论有关防止核战争所有方面的问题，为和平谋求互相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创造条件。

最后，他们喜欢用的阻挠就防止核战争问题进行实事求是谈判的一个办法就是在一般战争和核战争之间划“等”号。苏联坚决反对一切战争。苏维埃国家——我愿提醒本议事厅内在座各位——是在立即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声中诞生的，并摆脱了这场战争。苏维埃国家的第一号法令是《和平法令》。我们反对战争，但是，我们还是懂得过去的战争——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同核战争的区别。

首先核战争不同于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不能成为执行政策的工具，因为核战争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战争发动者本人的毁灭。换言之，如果常规战争的结果，按惯例是参战双方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的话，在核战争中，就没有胜利者，而失败者则是全人类。

第二，无法把核战争限制在敌对双方任何一方的地区或领土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将遭受战争后果的痛苦。核战争是一场世界规模的大灾难，由于这种灾难，地球的继续存在就不大可能。

第三，核战争的后果——生态方面、遗传学方面、气候方面、生物学方面等等——原则上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后果不同。

因此，常规战争与核战争是两种不同的事。把防止核战争同解决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是为了解决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制造人为的障碍。

现在再讲最后一点，西方国家的一些代表团现在“宽宏大量”地同意在非正式

(伊斯拉耶利安, 特拉洛夫)

会议上,在进行某种协商的过程中审查防止核战争问题。他们甚至答应就可能在裁军谈判会议后面休息室的某一个地方据以讨论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针表示一些想法。我们不赞成这种做法。成立谈判会议是为了进行谈判,我们要求举行防止核战争的谈判,这谈判的目的旨在按照谈判会议议事规则规定的谈判办法制定具体措施。

今年的一切迹象表明,西方国家在防止核战争问题上的态度正在变得更加僵硬。去年他们还表示愿意设立一个附属机构,而现在——正如协商中表明的——西方国家集团原则上反对这一步骤。主席先生,我们愿通过您向西方国家集团提个问题:他们真的这样改变立场了吗?我们但愿不是这样,但愿这个集团不阻挠有适当职权范围的附属机构为制定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而进行谈判。

最后,我想谈谈下面的问题。在此议事厅内,在各种协商中或就在谈判会议代表们的友好闲谈中,我们经常听到人们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威望和作用日趋下降而表示遗憾。的确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苏联代表团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为这种情况极为不安。但是,谁应该对此负责呢?难道不是那些多年来一直顽固设法使谈判会议变成辩论俱乐部的人们?不是那些阻挠谈判会议就更广泛的议程项目进行谈判的人们吗?最后难道不是那些正在使谈判会议丧失机会对基本上是全人类提出的谈判会议要求作出反应的人们吗?他们要求立即就防止核战争进行谈判,并不惜时间、不遗余力地使谈判取得圆满结果。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首先,我想向我们的苏联同事转达保加利亚代表团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尤斯蒂诺维奇·契尔年科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和真挚的悼唁。

今天,我的发言想谈议程项目 5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在今天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实现主要在于国际社会为缩减战争危险,特别是核战争危险作出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军备控制的其他领域达成富有意义的协议的前景。

今天世界上的战略稳定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成功地努力避免外层空间变成一个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新的军备竞赛的场所。为及时扭转导致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趋势而积极工作是我们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特拉洛夫)

国际社会开始为外层空间的和平而进行奋斗，并非从零开始。由于那些曾经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预防性裁军措施的人们的远见和作出的努力，60年代和70年代已经看到了保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法律基础。

在这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的是：

1963年莫斯科《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1967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

1972年苏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1979年《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这些都是为限制将外层空间作为军事用途的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不过，把外层空间完全排除出军备竞赛领域的工作尚未完成。最近有人又抱有昔日的希望，想利用外层空间获取军事优势，这种事态发展大大增加了上述工作的重要性。这些行动使人们怀疑能否在外层空间军备控制领域采取进一步措施。同样，也使人们严重关注有关的裁军协议可能会遇到真正危险。

不断发展的军事计划和为取得发动“星球大战”的能力而进行的准备，引起了全世界极大的关注。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已成为在政治和科学界最广泛范围深入讨论的议题，因为这计划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一次空前挑战。

“战略防御计划”是正式作为未来建立弹道导弹防务计划提出来的，计划的某些方面以空间为基地，号称将使核武器“无用且过时”。但是，这一计划被广泛地认为是最新的企图欺骗国际社会的又一个危险的军事概念，如其一旦得逞，将使人类的未来充满危险。这一“星球大战”计划的真正动机看来又是美国不断地谋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实际上也是北约组织对华沙条约组织谋求战略优势。

用来掩盖此计划实质的“防御”这个词盖不住真理。真理是：如果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得以执行，国际稳定、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势必遭到破坏。同样，它将对遏止核军备竞赛和进一步发展裁军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所做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

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仍不相信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仅仅是科学研究而不会产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今年要求美国国会批准37亿美元用于对设想中的三重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研

(特 拉 洛 夫)

究”，去年是14亿美元。仅仅一年几乎就增长了两倍。今后五年计划用于此目的的将为300亿美元。花费如此巨款，往往确实表明研究活动在某一时刻进入试验、生产和部署新生武器的阶段。

此外，美国早已成立了武装部队外层空间联合指挥部，正在建设指挥中心，以期进行外层空间的军事行动。

美国国防部负责决策的副部长弗雷德·C·艾克尔说，“战略防御计划”不是防务之余可有可无的计划，是美国一直到下一世纪的军事计划的中心任务。负责这一计划的军官、陆军中将詹姆斯·A·亚伯拉罕逊宣称，执行计划的速度很快，所以使用穿梭式宇宙飞船进行首批太空武器的试验预计在1987年即可进行，比原计划提前两年。

上周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新闻报道明确阐明，“美国政府和军火承包商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令人毫不怀疑‘星球大战’的概念远不是幻想，或至少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政治策略。”

美国宣称是无核战略防御的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导弹计划能起一些主要的进攻作用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严重的关切，因为这些作用说明了计划的预期目的。

该领域的主要专家们要我们注意这一大肆宣扬的防御体系可以用作：

- (a) 进攻性核攻击的防御性辅助力量，用作掩护，使有核装置的导弹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发射出去，同时又保存防御能力以应付报复性的还击；
- (b) 一件摧毁敌人太空卫星的武器这些卫星已日益成为军事战略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c) 从太空对比较“软”的地面目标，如飞机、油库、发电站等发动闪电式进攻性的攻击手段，瞬间即会发生大火和破坏，可使一个工业化国家在30分钟内倒退到18世纪的水平；
- (d) 一件工具经进一步改进可摧毁保护地下战略导弹的钢筋混凝土发射井，从而成为第一次打击武器。

这虽然看上去不现实，但不幸的是有人希望建立一种十分简单明了的反导弹系统就会使一些关心军事的人们产生一种危险的幻想，即发动核攻击可以不受任何惩罚。这可能会使这些人们认为核战争从道理上是可以想象的，而这种想法将增大爆

(特拉洛夫)

发核战争的可能性。

正如著名的美国科学家汉斯·A·贝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理查德·L·加文、库尔特·戈特弗里德和亨利·W·肯德尔指出的：“即使空基弹道导弹防御没有带来突变，成功地部署此种防御也会造成极不稳定的战略平衡。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系统比需要立即做出决定，其本身既未经试验又很脆弱，而且正威胁另一方报复能力的系统更有可能带来灾难。”

关于设想中的美国反导弹系统是无核的和防御性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该系统是直接为核进攻战略部队服务的，也是对它的补充。该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是基于利用核爆炸为其提供能量。此外，在制造核防护物的同时，继续执行部署具有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核武器计划，如部署MX弹道导弹，在西欧部署潘兴II式导弹，B-1和“隐形”轰炸机，三叉戟-II潜艇导弹等。

很自然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美国真正的意图是想转向防御性无核战略，那末它有什么必要运用这些核系统。

至于说“战略防御计划”终将使核武器“无用且过时”的论点，越来越清楚，其意图是使苏联的核武器“无用且过时”，而美国的进行攻性核武库实际上毫无触动，甚至得到加强。

“战略防御计划”的执行对遏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努力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人们普遍预料，战略防御系统的建立将会为无限制地加强进攻性核力量开辟道路。

麦乔治·邦迪、乔治·F·凯南、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杰勒德·史密斯在他们最近出版的题为“总统的选择：星球大战还是军备控制”一书中指出：“根本无法逃脱这样的现实，星球大战不能保证更大程度的安全，但双方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系统却肯定会大规模扩展。我们不是在此研究我们欧洲盟国的沮丧反应。然而，他们除了因认识到目前的星球大战计划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而特别担心以外预见到的正是这一前景，总之，星球大战不是终止或限制核武器威胁的处方，只能引起一场无止境地耗费金钱和时间以及极为危险的竞争。

这些话必然得出的结论丝毫不留情。一方制造一个“核防护物”，并部署第一次打击核武器，另一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扩大战略核力量，来对付对

(特·拉·洛·夫)

其国家安全的内在威胁。关于这方面，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今年一月正确地指出，不一定是牛顿才可懂得，核军备竞赛的第一条法则要求一方的每一作用都引起另一方的反作用。

如果“战略防御计划”得以执行，它将不仅破坏而且将打乱国际外层空间非军事化制度的现有的因素。

它将直接威胁禁止研制、试验和部署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或组成部分并禁止在缔约国整个领土上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的1972年苏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签订这项无期限的条约标志着加强战略稳定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导致了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违反《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客观上即以此为目的——将导致战略环境的明显不稳定，破坏在核裁军领域再达成协议的前景。

1963年莫斯科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武器试验的《部分禁试条约》也将处于危险境地。这种试验已被设想成向美国当前研制的反弹道导弹系统X射线激光设备提供能源的手段。

上周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苏美关于外层空间、战略核武器与中程核武器这一揽子问题的新的谈判使有效解决决定各国安全的各种问题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些谈判为防止外层空间出现危险的军事化，为创建一个有利于采取导致核裁军重大步骤的环境提供了一个新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今年1月8日的美苏联合声明说“谈判的目的在于制订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制止地球上军备竞赛、限制和削减核武器，以及加强战略稳定的有效协议”。这些谈判的成败看来取决于双方是否抓住经商定的议题和目的。只有严格遵守联合声明的各个问题，才能推动谈判，以实现“彻底消灭任何地方的核武器”。

苏联提出的使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全面建设性办法使我国代表团，我认为还有其他许多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希望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愿在其1981年和1983年的条约草案及其向联大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的题为“将外层空间专用于造福人类的和平目的”的倡议有充分的体现。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3月11日的讲话再次表明了这一建设性的立场。

(特拉洛夫, 韦格纳)

裁军谈判会议负有拟定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议这一重大任务。我们认为所有代表团在严肃的切实可行的行动中应该进行合作。

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最好办法是根据联大 150 个国家赞成、无反对票通过的第 39/59 号决议所作规定, 设立项目 5 的特设委员会。急需就外层空间非军事化采取措施的问题已十分明显。依我们之见, 谈判会议应尽一切努力于 3 月底前解决程序性问题, 并开始从事本项目的实质性工作。

我们认为这是能够做到的, 只要三个集团各自都做出贡献, 以期达成折衷方案, 铺平道路使谈判会议完成其裁军领域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职责。

韦格纳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向您, 向委内瑞拉代表致敬, 贵国数十年来一直是拉丁美洲民主的明灯, 并以奋力追求正义、人权和本地区的和平而闻名。

我国政府坚决要求我国代表团能在本会议今年届会专门讨论议程项目 3 “防止核战争, 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阐述我们的观点。然而我国政府不是唯一优先重视防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政府。在座的所有代表团都有这方面的决心。议程项目 3 确实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中心目标, 裁军和军备控制不能只是削减或消除某些类型的武器, 行为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确保那些各国认为必须为其安全所保留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核武器不被使用, 确保战争排除在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外。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的议题强调了我们任务的两个方面, 即期望彻底消除某些类型武器的情况下, 有必要实现大幅度削减武器和着眼于建立一个更和平的世界的角度制定国家行为守则。鉴于两个主要大国正在进行双边谈判, 对该议程项目的审议具有更大的意义, 谈判会议有义务为多边范围防止核战争和所有武器冲突做出贡献就更为明显。

我国代表团在 2 月 7 日的发言中指出, 会议的一项紧急任务将是找出一个可以审议防止战争和为此目的制定可能恰当和切实可行的措施的恰当程序; 我国代表团同样认为, 有必要尽早就议程项目 3 的实质性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该计划必须是可以详尽审议所有观点和提审的相当全面的计划。

我今天有幸介绍的各代表团已拿到的工作文件 CD/578 准备为这两个目标

(韦格纳)

做出贡献。我应该讲清一点，目前，工作文件反映了我国代表团的观点。但我们希望，该文件将得到广泛的支持。鉴于为议程项目 3 选择准确的组织形式遇到了困难，该工作文件没有提出一成不变的建议，而是阐明了有争论的和富有意义的审议议程项目的前提。这是通过列表说明未来程序应遵循的标准来阐明的。工作文件同样还包括关于议程项目 3 其形式为需要讨论的系统项目表的工作计划草案。这个表并不反映不变的立场，仅承诺有早日为该议程项目实质性工作作准备的打算。我国代表团一直认真地尽可能多地考虑了其他代表团和国家集团的提案和概念。然而，关于该表仍准备接受任何合理的改动和修正。当然衡量其是否有效应视对该表和其各分项目的实质性检验取得多大程度的协商一致意见。

工作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谈判会议何时又如何才能从彻底和理智地以最可行和最倾向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审查所有观点和提案的意义上终于开始进行议程项目 3 的实质性的和面向未来的工作呢？

大多数代表团和国家集团的出发点均已明确，并已多次阐述。我们现在必须开始讨论并提供支持我们观点的论据；我们必须停止仅仅宣布这些观点了。所有观点，包括最吸引人的，然而也是最有争议的观点，必须受到同样严格和专门的检验：道理的检验。任何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都不应该只因为以前有人提出过防止核战争的办法或因为这种会议那种会议或这个决议那个决议有过这样的议题。而以通常是任意的敷衍塞责的和华而不实的防止核战争的办法进行搪塞。基于协商一致意见的谈判会议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必须着手寻找共同接受的和满足所有人安全要求的解决办法。所有代表团都应明确，裁军——及这之后的结果——的观点的统一，只有在所有国家的安全得到加强之后才能取得。

我国代表团和其他西方国家代表团多次，并在最近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安全的观点。现在正是对这些观点进行辩论和阐述以及讲明道理的机会。但我国代表团将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本着共同目的和寻求协商一致的精神，以严格解释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文字和精神的情况下，审查议程项目 3。

我们将仔细聆听别人的发言，但别人也要倾听我们的观点。我们争取进行内容丰富的享有成效的对话，一道来寻求在核时代防止战争的共同战略。我国代表团希

(韦格纳,主席,卡拉萨莱斯)

望,目前这份工作文件将对这一目标做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之词。

我现在请尊敬的阿根廷代表卡拉萨莱斯大使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今年全世界将纪念开始核时代的40周年。1945年,一种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地球上出现,从此一直在我们中间存在数量和摧毁力不断增长。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有了在行星上灭绝一切生命的可能。

40多年来,人类不得不一直怀着前途莫测的心情,担忧着可能突然、不可预测地发生一场大屠杀,从而毁灭数世纪的文明,最好情况下也会使幸存者的命运不可逆料。

在今年1月28日签署《德里宣言》时,阿根廷共和国总统有力地提到了今天笼罩人类的阴暗局面。他说:

“我们丧失了生命权。谁也没有要求我们交出这个权;我们也从来没有自愿放弃过这个权。但几乎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这个权利被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夺走了。

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拥有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有一个唯一的基础:生命权。这一权利的性质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文明和文化都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今天我们又失去了:一小撮人不听我们的呼声,不顾我们的意愿,而且在我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毁掉地球上每个人所拥有的一切——从他的生命到其家人的生命——以及几世纪以来每个国家所建设的一切。甚至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不是一小撮人,而是几台机器会自动地消灭人类。”

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我们正面临的形势,其逻辑性的结论是人类有一个、也只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应当说自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来,本会议议程项目3的防止核战争一直是唯一不可推卸的任务。在《联合国宪章》签署后仅仅六个星期就发生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确实令人遗憾,甚至可以说是可悲的。如果各国受当时千钧一发的前景的影响采取行动,那么它们准备牺牲其主权到什么程度将永远是历史上无法回答的问

(卡拉萨莱斯)

题之一。但它们终于没有这样做。因此要留待20世纪后半叶的人民和社会去寻找可能使之有21世纪这段历史的方案和办法。

现在不是回顾所有为此目标所做的努力的时候。这种努力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有双边的和多边的。但我认为,早期的明确目标已逐渐变得模糊,采取的办法也已经不同了。到40年代末,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且再也不会有了。不应该忘记,巴鲁奇计划设想,在一个国际机构控制下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所有活动,停止生产核武器而且国家武库中再也不会会有这种武器。

还应记得,这之后不久,当时是大使的葛罗米柯先生提出了一项公约草案的建议,根据此公约草案,各缔约国将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禁止生产和储存这种武器并销毁现有储存。

众所周知,机会失去了,毫无结果。然而,国际努力却未停止,但势头已削弱,并已分头采取很多办法。人们为避免由于错误、缺少通讯或意外地引起核战争的爆发而作出了努力。人们还为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改进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作出了努力。核国家也想办法向无核国家提供保证。已经建立了一个无核区,正在促进建立其他无核区。建立信任措施正在考虑之中,部分核禁试条约已签署,主要正在为达成一项彻底禁试条约而努力。双边裁军协议已经签署,人们希望实现冻结核武库或禁止生产裂变物质。而裂变物质的单子绝不止这些。

以上这些努力,有些是成功的,有些则不然。广义地讲,进展极少或没有进展,在某些方面例如在核禁试方面甚至有退步。

但是,可以说即使在前景更有利的时候,所选择的其本身很有效的方法也不利于最终消除核屠杀的危险。无论这些方法中任何一种方法的优点如何,它们仅仅表示或寻求实现削弱或减缓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些方法绝不会使核战争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目标仍很遥远,有时看起来越来越遥远,甚至变得无法实现。

从防止核战争的观点看,部分的或间接的措施是无效的或暂时的。例如有可能每撤一颗潘兴II式导弹,撤除三颗SS-20导弹,或以相反比例进行,这会被认为是向前的一个很大步骤,但局势确会有改变吗?难道新的导弹不会立即替代那些被禁止或限制的导弹吗?难道不是每天在出现新的战争工具,例如那种飞得很低,

(卡拉萨莱斯)

低于飞机的、侵犯国家主权领空和造成各种直接或间接危险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吗？芬兰负责政治事务的付国务秘书托尔涅德博士几天前谈到了这一问题。

我这样说决不是想低估正在做的努力的价值或重要性，尽管这些努力明显不是具有同样价值的。这些努力的具体成果将永远是积极和受欢迎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尽管如此，防止核战争的崇高目标也是不会达到的。

防止就意味着避免、阻止和预防，然而只要各大国的武库中继续有核武器，防止就永远不会得到保证。

只要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存在，那么象必然会有报复的可能性一样，就有哪怕是意外或无意识的进攻的危险。

如果我们确实想彻底和有效地防止核战争，那么能够保证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只有一条途径：禁止——用目前对化学武器的术语来说——研制、生产、储存、转让、部署和使用核武器。

尽管我们认为这是真正防止爆发核战争的唯一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是件容易的、着手可得的至少在最近将来有可能做到的事。要这样提似乎是一种天真的或自欺欺人的表现。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我刚才已提到过，这一目标一度是可能达到的。我们必须记住，禁止核武器仍然是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我们必须注意到，1985年1月8日的双边公报，第一次在这方面承认全面和彻底消除核武器是有效的目标。

人们至今已多次表示消除核武器或使之过时的愿望。关于这方面正如我们的同事秘鲁大使前几天提出的那样，我必须指出，如果这是真正的目标，那么最直接和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就禁止核武器条约进行谈判，而对该条约的核查不会比其他可能想到的条约的核查情况更难。另外，现有的使核武器过时的迅速手段明显是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两种办法都可以，而且已提出了多年。

时间一年年过去，而全世界继续处于难以忍受的不安全、不安定和不稳定的状态，看不到一点解决问题的希望。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究竟对《德里宣言》作如下描述的形势能够坐忍多久：

“在过去40年中，每一国家和每一个人几乎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最终掌握自

(卡拉萨莱斯)

己生死存亡的能力。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一小批人和机器在遥远的城市就能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每活一天就是一天的宽限，似乎整个人类是在死牢中等待捉摸不定的处决时刻的囚徒。我们象个无辜的被告一样，拒不相信处决会执行。”

人们有理由问：核武器国家是否真需要这些武器以便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获得的安全、或至少是相对的安全中生存。归根结底，如果不存在能够从数千公里以外袭击它们的核武器，它们不是会真正更安全吗？难道常规防卫系统不是也有同样的威慑和防卫力量吗？难道苏联和美国不是在常规武器方面无懈可击吗？

西欧一直把可能进行核报复说成是对付华沙条约组织常规武器优势的唯一手段。就算承认有这种优势，真有必要这样做吗？核武器真是唯一的选择吗？西方难道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如果她愿意付此代价——来建立一支可靠的对付任何敌手的常规威慑力量吗？

只要有些国家将其安全建立在可能使用原子武器的基础上，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核战争的危险。我认为，核威慑与防止核战争是矛盾的、不可调和的概念。除非这些国家放弃这种它们称之为保卫自身很必要的防卫手段，否则任何消除这种与使用有关的巨大危险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这里的奇怪和自相矛盾之处就是所谓“自卫”不仅可能消灭敌人，而且显而易见地会毁灭自己，并且同时还将摧毁人类以外的一切。亨利·基辛格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似乎说得对，他说尽管核武库已经扩大，核战争已成为相互摧毁的同义语，但西方不认为心理上就不可能继续指望普遍核战争是可行的战略。

认为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保证和平并确保这种武器永远不会被使用——这是在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联大上一个发言在谈判防卫问题时说的——的想法是很荒唐的谬论，因为只要犯一个错误——任何一方都会有很多国家犯此错误——就会使这一可怕的恶梦变为现实。只犯一个错误就够了，因为没有再犯第二个错误的时间。

我所说的是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只要核武器存在，只要有人认为使用核武器合法、合理，则很多防止核战争的努力如果不是仅仅产生相反效果的自我欺骗，也将是半途夭折，为实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毫无结果，或舍本求末。

后者的一个鲜明例子就是想把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混进防止一般战争的更广泛的

(卡拉萨莱斯)

问题中去。防止一般战争是人类自古以来一直追求的崇高目标，而且应继续努力使之实现，但这就忽视了无可否认应具有优先地位的另一个目标的紧迫性和特殊性。

要混淆这两个问题，或认为两者只存在程度或范围的差别是完全不可能的。海军中将约翰·马歇尔·李在1983年12月贝勒莱夫集团就此议题组织的学术讨论会上说的话，清楚有力地从利害关系方面概括了这一差别的性质。李将军指出，核战争与常规战争的差别极大，我们最好用不同的名称；换言之，对这两种情况不要都用“战争”这同一个字。因此必须把防止核战争看成是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单独的崇高目标。当然，我们也希望防止常规战争。我们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事业：个人的、国家的和世界的。然而防止核战争本身是单独的一个类型。如果我们按“至关重要”这一词的字面意思，那么防止核战争就是有关各国唯一至关重要和真正至关重要的利益。如果我们不防止核战争，那么所有其他目标和事业就都将毫无意义。和平，整体的和平，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将军认为核和平绝对是切实必要的。

我完全意识到，尤其就那些象这一问题那样进行如此深入讨论的议题，对任何一个发言找到些引文是不难的。但无可否认，为描述核武器的可怕性质去找这些引文更容易，而且容易得多。相反，试图去赞扬据称核武器有的优点则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发现那些大加赞扬核武器的好处的人是炫耀这些武器的国家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官员，一个很奇怪但却非常有意义的事实是，同是这些人，当他们离开公职，可以表达其真正心愿时，他们常常加入反对这些武器的人的行列。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几天前在引用朱克曼勋爵的话时指出了这一点。

1983年，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大会第37/78 I号决议的要求，把项目3列入了议程。我国代表团和很多其他附议或投票同意该决议的代表团当时希望，该题目，我们这一时代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本机构内会受到理应得到的优先、认真和实质性的审议。

然而很遗憾，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实现上只进行了学术性的讨论，这种讨论不论利益如何，不符合本会议的职权范围和具体职能，而且其前景无外乎是对广泛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对这些属于“防止核战争”项目内的问题，却用非常特殊的观点进行审议。21国集团深切希望应真正开始进行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因此它们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从而促成了载在CD/515号文件内的特设委员会的权

(卡拉萨莱斯, 洛维茨)

限草案。

大家知道, 结局是消极的, 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尽管我希望我也许说错了——今年情况会有所不同。正象很多其他问题, 包括那些得以讨论很久的和如议程项目 1 那样成熟的问题一样, 我们总是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

然而我们不可甘心于失败与无所作为, 对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存亡悠关的。大会在决议 39/148-P 中又再次要求裁军谈判会议积极地处理防止核战争的问题, 同时请各国政府就它们对该问题采取迅速行动的最好方法提出意见, 并要求秘书长就该议题准备报告。

我们渴望了解各国政府如何答复秘书长以及秘书长应要求提出的报告的内容。人们希望, 对这些文件的研究将在防止核战争的道路上产生新的办法和程序, 如同阿根廷政府在答复中指出的, 在这些可能的办法中, 有设立一个作为大会机构的防止核战争特设委员会的可能性。该委员会如得以设立, 会成为对该领域的目前形势进行讨论、继续进行分析、并能促进并倡议通过大会正在要求的而且对人类未来十分重要的恰当和实际的措施的一个有效的论坛。

无论如何, 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来继续和加紧努力, 以实现真正防止核战争。

我开始发言时引用了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在签署《德里宣言》时的一段讲话。我觉得引用他在同一次讲话的另外一段话来结束发言, 也许是合适的:

“有人认为从来还没有发生过核屠杀, 因此不会有这种事。他们错了。如果迄今在核军备竞赛普遍有的思想继续存在, 则不可避免地迟早会发生这场屠杀。

“有人无所作为, 承认屠杀不可避免。他们也错了。核战争不是我们无法幸免的生物学上的, 而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防止的政治上的事。

“制止这一可怕的威胁是很重要的。恢复我们的生命权也是很重要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 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必须要求归还我们这一权利。我们没有力量使之产生, 但我们有权要求这个权利, 可以发出呼声来要求这个权利。”

洛维茨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我今天的发言想谈一谈最近才列入我们议程但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对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也同

(洛维茨)

样非常重要。裁军谈判会议开始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只有四年时间。由于广阔无垠的外层空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无论在本会议或在其他论坛就该问题进行的工作都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给世界带来的利益作再高估计也不过份，这种活动大约始于30年前，现在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人们对通过人造地球卫星能够在转瞬间进行全球性电讯联系已几乎习以为常了。我们也已逐渐忘记，我们只是不久前才有能力接近实时地监测世界气象规律，跟踪大风暴网的动向，向居民、飞机和海上的船只提供早期预报。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恐怕已经看过遥感卫星送回地球的引人注目的照片。这些照片有助于确定自然资源的方位，避免水土流失或滥用土地造成的自然灾害。

同时，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一方面我刚才提到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活动和其它不胜枚举的此类活动带来了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外层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在各个国家和各国联合的军事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该作用包括通讯、导航和监测地球表面的各种武装力量的活动。对核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发出早期预报是另一种重大军事活动。

我认为这样说并不失偏颇，即不仅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对派代表出席本会议厅的所有国家关系重大，而且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亦是如此。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利用卫星监测军备控制领域的一些国际协定的遵守情况，例如美国与苏联的双边协议，是太空技术的一项重要应用，直接有益于国际安全与稳定。诸如美国和苏联的“热线”协议等合作性措施也有赖于外空的利用——提供通讯联系。

我们大家也能够认识到，外层空间一直是试验武器方面的军事活动场所，且不说别的，仅以苏联A S A T武器系统为例，它是现有消灭卫星系统的作战环境。此外，从1957年苏联第一次试验洲际弹道导弹以来，每当进行这种试验，导弹的飞行轨迹都要通过外层空间。一些国家拥有具有作战能力的弹道导弹部队当然与每个国家的安全直接有关。

显而易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并非易事。它牵涉许多方面，每个方面都需要考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许多代表团已经表示欢迎的一个事态发展。这就是3月12日美国与苏联在日内瓦举行双边谈判，谈判的目标是拟定旨在防止外

(洛维茨)

空军备竞赛和在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的有效协定。鉴于两个主要大国卷入外空的活动程度，本会议的一些插话都强调了它们的特殊责任，并敦促它们特别重视这种活动所涉及的军备控制问题。确实，这正是我们希望这些双边谈判将会讨论的内容。在双边谈判的三个谈判小组中，有一个将讨论防务和太空武器。

然而，说两个大国当前在外层空间活动最多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在外空没有活动，不起作用。谁都知道，包括中国、法国、日本、印度和欧洲太空署在内的国家和联营企业向外层空间发射了卫星。许多其他国家利用了这些国家或联营企业提供给它们的发射设备，现在同样也有了在轨道运行的卫星。因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毫无疑问是个多方面的问题，裁军谈判会议必须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

我国代表团和其他西方代表团一起提出了一个折衷建议：本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首先通过彻底和实质性的研究，确定与我们的议程项目有关的问题。该委员会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协定，并考虑现有的提案和未来的倡议。

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事务署署长肯尼思·阿德尔曼在2月12日的发言中谈到了特设委员会的问题。他建议该委员会担负起全面审查现有多边协定的任务作为双边谈判工作的补充。主席先生，我们认识到在你指导下就设立一个附属机构的问题一直在进行有益的协商，我们希望这些协商很快取得成果，以便本会议能够在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

早在1982年，我国代表团在本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当前军备控制协定承担的义务在确保国际和平与稳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协定包括1963年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和1972年的《双边反弹道导弹条约》。我国代表团将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内对这些协定还要发表很多意见。在此我只想指出，当前一系列有关外层空间环境的国际协定已经对该领域的军事活动作出了极其重要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我国政府认为履行这些义务极为重要。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在过去几个月里极受公众注意的一个有关问题，就是1983年3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指出的、大家都知道的“战略防御计划”。我认为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们在这方面谈论很多，说得不是令人误解，便是大错特错。我们必须根据实事而并非想象来考虑这个“战略防御计划”。

(洛维茨)

“战略防御计划”的根本思想是：设若研究能够表明建立一个使核弹道导弹的威胁大大削弱或者甚至使之无法为害的防御体系是可行的，那末情形会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同意重新建立战略稳定的基础，使之从最终依靠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威胁，转到依靠不具有这种威胁的防御体系，岂不更好？难道这种国际安全即威慑战争制度不比当前的制度更加稳定？难道它不会有助于实现彻底消除所有地方的核武器这个我们大家都充分赞同的目标？

我们应当问一问自己：为何不打开思想的创造性闸门，使核武器永远不被使用的可能性增大，以确保绝不会打赢的核战争永远打不起来？本会议所有成员多年来为之献身的是这些目标：寻求国际安全，试图对我们时代的最重大问题施加思想和外交上的影响。这样，我希望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不要动辄批评，而是仔细地考虑一下我国政府实际上提出的建议。总之，如果本机构的成员批评相互恐吓的理论或相互确保毁灭的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有缺陷或者甚至不道德，难道它们现在坚持认为，不能也不应当设想一些能摆脱这些理论并走向核裁军的防御体系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难道否认技术有助于稳定而不仅仅有助于第一次打击的各种措施不是一种先验的失败主义？

尊敬的联合王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大臣理查德·卢斯先生在3月12日的发言中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我国政府开始进行的研究计划的基础。他谈到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总统一致同意的四个要点。我认为应当再次提出这四个要点：

第一，“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不是要造成一种美国或西方将以某种方式取得优势的局势。确切地说，目的在于寻求一种考虑到苏联方面有所发展的均衡局势。

第二，根据我们在现有条约特别是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承担的义务，部署任何与“战略防御计划”有关的武器都要经过谈判。

第三，“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是加强威慑战争的力量，而不是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第四，我们在谈判中寻求加强国际安全，削减双方进攻性核武器的水平。

关于这四个要点，我想强调指出，美国一直认真对待并将继续认真对待它在现有军备控制协定中承担的义务。本着这一立场，美国没有也不打算违背它承担的条约义务、特别是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承担的义务进行任何“战略防御计划”方

(洛维茨)

面的研究。实际上，正如美国政府官员在多次申明中表明的，我们与苏联进行双边谈判的一个目的正是为了制止和扭转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破坏。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须要突出说明的是，《反弹道导弹条约》缔约国承担的义务并不包括对研究的限制。该协定没有禁止研究，实际上，美国从事有关防御弹道导弹技术的有限研究计划已有多年，时间可以追溯到《条约》生效甚至生效以前。

当然，《条约》的其他缔约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的评价是，苏联在防御技术领域里的活动大大超过我们的活动。我们估计，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们用于战略防御的资金与他们用于进攻性部队的高水平开支大致相等——我重复大致相等——，比美国花在防御体系上的开支要高出好几倍。况且，苏联还在继续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而美国已近十年没有部署这种系统了。苏联也在进行一项提高他们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能力的计划。苏联在导弹防御先进技术方面的投资也相当可观，例如在定向能量系统领域内的高能激光等。

在苏联，这种计划自然不会成为议会或公众辩论的题目、在苏联有谁对苏联的太空主动行动提出过疑问？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苏联的武器是在部署以后才在苏联以外成为辩论的题目。在西方，我们在决定生产武器之前早就对它们进行辩论了。

正如我国代表团在2月12日提出的第CD/561号文件所阐明的，我国政府认为，苏联正在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造的大型相控阵雷达违反了它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承担的义务。而且，其它苏联研制活动和部署有潜在能力打击战略弹道导弹的“空中防御”地对空截击机对苏联是否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总之，那些对我国政府在研究防御计划方面采取的行动表示不满的人还是把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的分析、疑问题和不满放到其它地方为好。

为慎重起见，我国政府需要对战略防御技术进行研究以保证能够与我提到的苏联的发展保持平衡。这种研究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措施”，防止苏联突然“摆脱”《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而苏联正在发展这种潜力。这也是对苏联持续不断地扩充进攻性武器从而打破了战略平衡的一种反应。美国不能够允许苏联获得单方面的优势，因为这会为可能进行的第一次打击打开大门。苏联的活动必须也将得到考虑以便纠正和稳定军事平衡。当然，美国会在双边谈判中和通过其他外交途径提出

(洛维茨)

这一问题。

3月5日，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本机构就我今天谈到的同一议程项目发了言。我欢迎他谈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重要合作努力，其中颇为重要的是我国和苏联、加拿大与法国共同研制和控制的海难和空难(SARAT-COSPAS)的营救系统。联合王国、丹麦、挪威、瑞典和保加利亚现在也加入了这个。这些努力令人鼓舞地证实，各国能够共同努力促进国际合作。明年探索金星和探索哈雷慧星正在接近太阳的科学考察是国际合作中其他有吸引力和有利可图的冒险项目。

因此，我带着一些不安的心情听取了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的其它部分，特别是他对国际安全的威胁的描述，声称威胁来自美国最近进行的“庞大的外空军事化计划”，包括“战略防御计划”和美国反卫星武器系统研制计划。对当前局势作这样的描述可以说是异想天开。

首先试验洲际弹道导弹穿过外层空间的不是美国。研制载有核弹头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在西方还没有类似的系统——的不是美国。十多年来，部署和继续试验具有作战能力的反卫星武器系统的不是美国。维持并正在改进具有作战能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不是美国。建立破坏《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义务的雷达的也不是美国。总而言之，不是美国的军事发展、试验和采购会使人们有理由担心，突然放弃《反弹道导弹条约》正在考虑之中，进行第一次打击的计划正在准备之中。

正如第CD/561号文件所强调的，不遵守现在生效的军备控制协定对我国政府来说确实事关重大。但不履约对国际社会也同样重要。因为，不管各地对包罗万象的新裁军措施提出多么坚决的要求，但往往没有顾及这些措施是否能核查，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不信任缔约各方严格履约的军备控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这种军备控制不会加强世界的稳定和安全。它直接破坏了这些目标。因此，裁军谈判会议与维护现在生效的军备控制协定的完整性肯定是利害攸关的。

现在让我来笼统地谈一谈我提到的苏联在战略进攻和防御领域的行动。总的看来，这些行动无疑造成了当前的不平衡，并且还威胁着未来的战略稳定。但苏联政府在它自己进行庞大的战略扩充时并没有对外空“军事化”提出什么警告。只是现在，当人们感到担心，这一武库会降低威力或者甚至无所作为时，才有人大声反对外空军事化。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可以理解。

(洛维茨)

我们欢迎苏联表示坚决反对核军备竞赛或任何其它军备竞赛。这与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美国清楚地表示，如果我们对防御系统的研究表明这种系统是可行的、可以顶住打击，而且成本效率高，那末部署这种系统将成为讨论的题目，与我们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承担的义务是一致的，也与供修正的《条约》关于修正案的条款是一致的。正如里根总统最近所说，我们决心完成的长期任务是，如果导弹防御有效就使之“国际化”。因此，猜测美国寻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扩大而不是减少核对抗的可能性，这是毫无根据的。

我已经指出，美国愿意在充分遵守它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情况下，进行它的研究活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争辩说，鉴于军事技术“固有的动量”，认为一项研究计划不会必然导致部署，这种说法未免“太天真”了。关于这一点，我只能代表我国政府说：我们认为任何装备或技术都没有什么固有的动量，我们相信苏联正在研究的防御武器军事技术也没有这种机械或“固有的”动量。我们相信，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讲这番话并不是宣布，由于军事技术有着固有的动量，将来部署的防御系统违反苏联在《反弹道导弹条约》、《部分禁试条约》和《外层空间条约》中承担的义务。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宣称，美国研制反卫星武器系统的计划对国际稳定构成特别危险的威胁，因为它具有潜在的双重目的作用，即既是反卫星系统又是反核导弹弹头系统。对这种说法我也表示异议。相反，美国的计划应当说是有分寸的反应，旨在威慑苏联使用具有作战能力的反卫星系统，并提供抗御苏联卫星的能力，这些卫星本身虽然不是武器，但有助于命中美国和其他国家地面部队的目标。至于似是而非地说什么西方在欧洲部署中程武器是部署“第一次打击”的核系统，这是不值一驳的，但可以说苏联部署载有1200多个弹头的SS-20导弹正遇到有分寸但远远不足的反应。

和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一样，我也希望美国和苏联上星期开始的双边谈判获得圆满的结果。我也和他一样表示愿意建设性地保证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取得成功。体现这一愿望的最好办法是避免争论。

最后，我想强调，我国代表团感到鼓舞的是，许多代表团表示愿意接受为设立特设委员会所提出的折衷权限，即进行认真、实际的工作，审议适用于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措施和裁军措施。现在应该是设立委员会的时候了。

(图尔班斯基)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因为这是你担任主席以来我第一次发言，让我祝贺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并祝贺你正在富有成效地履行这一职责，这表明了你个人的品质和职业才能。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洛维茨大使，感谢他在担任2月份主席期间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我在今天的发言中还想详细地谈一谈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自从第一个人造物体到达地球轨道以来，国际社会就面临着如何把外层空间的探索专门用于和平目的的问题。旨在防止军事利用外层空间的最早倡议之一是1958年3月15日苏联的提案，内容为，缔结一项禁止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协定，拆除外国军事基地，建立一个在研究外层空间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联合国机构。这一建议成为以后一些倡议的起点，其中有许多已体现在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中。全世界各国际组织和科学研究所的一些报告竭力主张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这些倡议和报告说明，许多人看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并努力防止这种危险。正是由于这些努力，1967年缔结了一项关于控制各国外层空间活动条例的重要条约。该条约成为一些重要公约的基础，一起形成在这一新的人类活动领域内控制各种活动的国际法律制度。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是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虽然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所有这些现有的规定还是没有防止外层空间用于军事目的。

因此，国际社会希望在制定其他国际保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能尽早取得进展。这种态度的最好证明是，联合国在去年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大会第39/59号决议以150票赞成，仅仅一个国家弃权通过了这个涉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唯一决议。斯里兰卡的J·达纳帕达大使在1985年3月5日的发言中充分评价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政治意义，他说：“这种情景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因为，这决不是我们在玩弄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的确反映了国际上普遍地就一个重大问题取得了协商一致。总之，这项决议说明，国际社会普遍地承担了无可争辩的责任。众口一词同意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基本原则”。但是，应当坦白地说，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期待达成一项禁止所有外空军事活动或所有军事利用外空物体的协定，未免要求过高，或者甚至是不现实的。这种包罗万象的协定需要更适宜的国际气候，并且只有和地球上全面的和意义深远的裁军措施一起才能得到实现。

(图尔班斯基)

看来,现在我们所能够做到的而且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必须防止迫在眉睫的外层空间军事化新阶段,这就是把武器引进外空环境,并把它变成另一个未来的战场。有迹象表明,苏联1981年8月的提案可能提供了如何解决这个确实关系重大问题的办法,提案要求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协定;还有就是苏联去年3月提出的另一倡议,其中提出一项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并禁止从外空向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这些建议,并请其他代表团认真考虑这些提案。如果国际社会想无视这些建议和其它建议,它很快就会迫近一个不祥的阶段,它将面临未来战争活动能力的迅速扩大,下及地球,上达几千公里以外的外层空间,这些活动借助于半自动或全自动武器系统,能够打击轨道里的物体,也能够从轨道里命中地球上的目标。

我使用这样耸人听闻的口吻决不是偶然。事实上,一个主要大国进行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科学技术研究计划,以期在今后几年内发展一个战略武器系统,使其领土成为不可摧毁的堡垒,并同时保存其巨大的进攻能力。为实现美国“战略防御计划”所作努力的规模,按照对这一计划的拨款来衡量,要比美国过去的两项最大的研究计划,即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或登月计划大好多倍。已经拨给这一战略计划的预算和今后五年的计划预算清楚地表明,计划将逐年加强。1986年将花费25亿多美元,而1990年达到85亿多美元,今后五年中,整个费用将不少于260亿美元。

整个计划是在这样的幌子下发起的:说它在道义上无懈可击,性质上是纯防御的,而且无可置疑地有利于战略稳定和裁军。所有这些说法中最具有欺骗性的是,实现“战略防御计划”能彻底消除核武器,或者至少使这些武器失效。至今为证实这一说法所提出的论据都不能令人信服。所有这些论据,不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科学方面的,都是站不住脚的。谁也无法知道四、五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实现“战略防御计划”的有一些后果是现在就很容易预见的、或者已经知道的,所有这些后果对国际安全都是危险的。

美国努力制造各种类型的太空武器,将对世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稳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并不是空发议论:我想阐明这一观点的根据。

美国正在把建立“防御屏”的计划描绘成防护性的、非挑衅性的行动。对此可以这样看,但只有外行才会这样看。对于任何了解今天战略平衡复杂性的人来说,

(图尔班斯基)

很明显，当拥有先进的，即高精度和可靠的进攻性武器的国家，在强大的战略防御方面取得垄断地位时，它就取得了优势，就能够首先使用核部队，而很少害怕，或者根本不用害怕报复性打击。

本届美国政府说，它无意取得这种第一次打击能力，还说，“战略防御计划”背后没有什么不良动机。但是，细心研究过去三十年战略事态发展的人士不能不提出异议。无论如何，人们无法否认，自从第一批美国战略轰炸机编入现役，以后事态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取得对苏联的优势，最后目标是取得第一次打击能力。这些发展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首先是使战略部队多样化，从轰炸机扩大到地基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现在又发展到海上发射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第二，使这些武器获得最大精确度和可靠性；从而使其能够击中即使是最困难的军事目标；第三通过导弹多弹头化成倍增加战略导弹的核弹头；第四，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其射程能够打击苏联的领土，其穿透能力能毁灭重大战略目标，例如洲际弹道导弹阵地或地下指挥中心；第五，制定计划，研制机动，因而不受打击和超精度的洲际导弹，以及“隐形”战略轰炸机。所有这些步骤完成以后的最后一个步骤——战略“防御罩”，使苏联的报复性打击有可能在潜在的核冲突中失去作用。

取得第一次核打击能力的前景会产生多大危险是难以言状的。战略局势的稳定会受到破坏；任何严重的国际危机都有可能引起先发制人的打击；敌对国之间会长期存在猜疑。

如果一国发展战略防御体系成为现实，这不仅会使该国取得战略优势，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战区和区域一级的军事平衡的深刻变化。按战区和区域一级的均势总是一国拥有的战略性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最新力量来衡量的。此外，能够消灭弹道导弹和飞行弹头的系统消灭对方的卫星这种不用费力的目标易如反掌。在危机或甚至是有限冲突发生时，这些卫星被消灭是有可能的，因而不仅影响了未来敌人的核指挥和控制能力，而且也影响其常规指挥和控制能力。假定战略防御体系方面存在垄断，这些或其它行动就可能不受任何惩罚。因此，对享有战略优势的国家来说，核战争的前景变得并不那么令人担心，反而更加诱人。在这种军事形势下，考虑到当前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端，核战争的危险会增加这种看法并非过于牵强。这本身就是以使人害怕和反对美国关于外空军事化的计划。

(图尔班斯基)

✎ 倘若拥有核武库的国家面临其报复性能力有可能消灭殆尽的前景，它竭尽全力防止这种结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正如尊敬的苏联大使V·伊斯拉耶利安在1985年3月7日的发言中指出：

“苏联坚决反对在建立任何军备，包括外空武器时进行竞争。但是，非常明显的是，面对来自外层空间的威胁，它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便可靠地保证它自身的安全，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选择权不在我们手中，但我们一定要以行动来调整战略均势。平衡将予以调整，不过是在较高的水平上的调整。

这是当今战略军事稳定会因美国外空军事计划的实现遭到破坏的另一原因。这只会意味着开始新一轮外空和地球上的战略军备竞赛，其代价会大得令人吃惊。美国外空计划引起的新一轮战略军备竞赛的结果，将一方面破坏世界的安全，同时恶化总的经济形势。由于实现美国新计划的初步阶段将花费几百亿美元，更高级阶段将花费几千亿美元，因此很容易预见，这些费用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负担。这种把资金、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转用于军事领域的做法，其最明显的受害者将是发展中国家。

除了破坏通盘的军事稳定，太空防御计划势必打开新的、难以预料的技术可能性这个“潘多拉宝盒”，从而使现有武器更加全面地趋于精良，并制造出全新的武器。因此，研制监督追踪探测外空和估价摧毁能力的感测器同样会帮助未来。

导弹和其它类型常规与核武器的制导系统。在研究诸如高能激光和“粒子束武器”等所谓“定向能武器”方面投入的力量可能会制造出部署在地球上的新型武器。对所谓动能武器的研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结果，譬如称为“轨道炮”的电磁发射器或高速导弹。管理未来外空防御体系所需要的新一代计算机和各种通讯联系也能够成为任何未来现代化武器系统的支柱。人们能够预见研制新的防护材料、新的扰乱和干扰系统、加强各类武器机动性的新的推进系统。未来的外空系统将需要全新和强大的电源，例如小型核反应堆、新的充电器和储电器。设想的系统中有好几个系统需要特别的冷却器和各种高级建筑材料。所有这些和其它新技术将立即应用在今天和明天的任何地基、空基或海基武器系统上，在质的方面加剧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

为了恰当地估价现在已开始进行的计划的规模和性质，应当记得，专门用于这方

(图尔班斯基)

面的资金只是美国军事研究和发展预算的一部分，而该预算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番，1985年达到350亿美元左右。现在所有这些研究正在大力进行，并把重点放在外空的应用，但无法阻挡把新的发现应用于掌握其他任何领域里的战争行动。应当记得，军事应用技术的新发现产生所谓后续的势所必然的需要，即在取得基本技术的成就后寻求对武器进行实际改进，这种改进反过来又促进了反击武器的发展，因为应当设想对手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而且可能走在前面。因此，新发现会推动研究和发展努力不断加速的螺旋上升，全然不顾外面的政治或军事形势，尽管这种形势可能被用来为这种努力进行辩护。一般说来，美国进行的军事研究和发展，特别是“战略防御计划”充满了潜在的技术进步，而这种技术进步会对国际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反对加强外层空间军事化的立场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如果不制止这种行动，它会破坏现有裁军条约和各种裁军谈判的整体结构。首先遭到该计划的第一个受害者可能是关于太空、战略和中程武器的双边谈判。在这个会议厅里，人们多次重申我们大家对这些谈判寄予多么大的希望。虽然我们对谈判表示欢迎并祝谈判成功，但我们还必须指出，如果谈判的一方竭力进行背离谈判目标的努力，谈判就会一事无成。由于谈判中的三个议题之间具有直接联系，因而一个问题的失败就等于三个问题全部失败。具有同样破坏性作用的很可能是这种失败对扭转欧洲危险局势的前景所产生的影响，那里已集结了越来越多的致命武器。

坚持实现“战略防御计划”的态度除对正在进行的裁军谈判构成威胁以外，很可能还敲响了一些现有军备控制协定的丧钟。直接受到威胁的是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双边条约。尽管条约允许进行研究，但美国防御计划的研究活动范围太广，深度太大，因而不能认为符合《条约》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如果进行的研究是为了弄清整个想法是否实际可行，那就必须包括原型系统的试验，而这又显然违背了协定的文字。关于美国当局预计有必要对《条约》重新进行谈判的报道表明，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

外空“防护屏”的提议者声称，这将包括一个非核武器系统。但是，一些报道说专门用于新外空计划资金中大概有10%投入核武器领域。在将要研制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武器系统中，有一种所谓X射线激光武器，它从核爆炸中获得能量。对如

(图尔班斯基, 主席)

何把核爆炸能量转为致命的光束的其它方法, 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果这些报导证明是真实的, 它们就预示了破坏两个重要裁军协定的前景, 即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和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

总而言之,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实现“战略防御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创造一种国际气氛, 使当今存在的任何裁军机构无法取得具体结果, 并将危及通过努力达成的、现在生效的但比较适度的裁军协议。

在反对太空武器系统中很容易提出的主要论点是, 它很可能对和平探索外空的整个国际合作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鉴于外空中不断加剧的军事竞赛, 而外空的任何科学发展都可能具有某些军事意义, 因此这是难以想象的。会有可能计划并执行共同的国际科学和技术活动, 这样一来, 本国不拥有外空技术的欠发达国家, 要从国际外空合作中获益, 求得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其他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在轨道部署外空系统的国家操纵的民用外空系统, 将继续受到全然不顾其他国家权益的国家部署的外空武器的威胁。

今天, 我就美国计划的外空武器系统问题提出的各种想法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变得越来越紧迫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是毫无疑问的。因此, 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 设立一个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裁军谈判会议的适当机构, 即具有适当权限的特设委员会。但如果各代表团不表现出灵活性和妥协的意愿, 要做到这一点也是有困难的,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因此, 我们应当寻求一个能够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 铭记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或几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未来协议。该机构的工作会极大地补充双边谈判。多边努力和双边努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对有关各方都有利, 并会大大改善国际气氛。

主席: 谢谢尊敬的波兰代表的发言。

今天发言名单上的代表全部发言结束。还有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我看没有了。

我们星期四会议的发言名单很长。你们一定记得, 我们计划举行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我已与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进行了磋商, 承蒙他告诉我, 他愿意放弃一部分星期四下午分配该委员会会议的时间。即使如此, 我想我们还是应当努力充分利用星期四上午的时间, 以免毫无必要地打断

(主席)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在星期四上午10点而不是通常的10点30分开始我们的会议。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认为会议这样决定了。此外，如果我们能够结束上午名单上的全部发言和星期四上午议程上的所有工作，那末就没有必要占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好心让给我们的时间。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既然今天上午的工作全部完毕，我宣布休会。下一次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将于3月21日星期四10点召开。会议到此休会。

下午1点15分散会

×× ×× ×× ×× ××